

北大未名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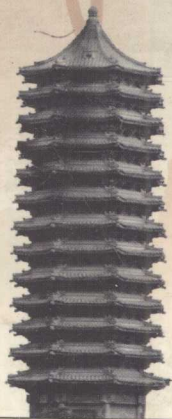
乐黛云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透过

历史的

烟尘





乐黛云

著

透  
过

历  
史  
的

烟  
尘

北大未名文丛

透过历史的烟尘



乐黛云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透过历史的烟尘/乐黛云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1  
(北大未名文丛)

ISBN 7-301-03531-4

I. 透… II. 乐…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书 名:** 透过历史的烟尘

**著作责任者:** 乐黛云

**责任编辑:** 张 冰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531-4/I·0448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 者:** 廊坊人民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625 印张 169 千字

1997 年 1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2.00 元

## 出版前言

成立于世纪之交的北京大学又一次来到了世纪之交。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北大广博深厚的文化积淀、科学严谨的学术传统、民主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频繁的国际文化交流，造就了中国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者。他们“以丰富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写下了一部又一部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腾飞，为国家的兴旺发达，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在这块充满精神魅力的圣地里，在北大任教过或仍在北大任教的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徐志摩、郁达夫、梁宗岱、林语堂、梁实秋、朱光潜、冯至、曹靖华、季羨林、金克木等老一辈的中国文化名人，以及当今活跃在教学第一线的中青年学者，在撰写严肃论文和著作的同时，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散文、学术随笔。他们以深邃的思想、敏锐的观察、丰富的学识、真挚的情感、率直的态度和朴素的文笔，或抒情写景、记人叙事，或解惑析疑、追问批判，或幽烛探微、识鉴品评。他们的这些散文、学术随笔，是大学知识分子对自然、社会和人的感悟，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是学者治学风范的展现，是北大精神魅力的烛照。

“北大未名文丛”是一套学术散文随笔丛书。丛书力求体现北

· 大自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传统。在作者中既有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也有在学术上颇有建树的中青年学者；在文集的选文上，既有严格意义上的散文、随笔，也有札记、讲演、短论、书（戏、影）评、序跋等等。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从一个侧面来展现北大“爱国爱民，闳放求真，民主科学，改革进步”的优良传统和知识分子“严谨治学、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精神风貌，同时也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提供一份高品位的精神食粮。

但愿这套丛书能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大学生的喜欢。

张文定 李东

1997年9月

# 目 录

序 .....	季羨林(1)
我的选择 我的怀念 .....	(5)
透过历史的烟尘 .....	(10)
——纪念一位已逝的北大女性	
一个冷隽的人 一个热忱的人 .....	(14)
——纪念吾师王瑶	
大江阔千里 .....	(17)
——季羨林先生二三事	
茅盾在北大 .....	(21)
自由的精魂与文化之关切 .....	(27)
——我所知道的北大校长们	
探索人的生命世界 .....	(34)
——漫谈米兰·昆德拉的小说	
封建末代知识分子的一个侧面 .....	(41)
——漫谈沈复和他的《浮生六记》	
不同文化中关于月亮的传说和欣赏 .....	(53)
作为《红楼梦》叙述契机的石头 .....	(59)

---

解构心态与当代创作 .....	(63)
商谈古今中西文化发展大事 .....	(69)
——记西湖之滨的一次学术聚会	
文化冲突及其未来 .....	(74)
——参加突尼斯国际会议的随想	
多民族文化研究的广阔前景 .....	(81)
——祝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会成立	
从世界文化交流看华文文学研究 .....	(85)
积极推进文学研究中的新思想和新观念 .....	(88)
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	(92)
朝向一种总体文学研究 .....	(97)
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 .....	(101)
文学影响的双向交流 .....	(105)
双向阐发一例 .....	(107)
文学的幻影 .....	(109)
文化的折射 .....	(114)
事件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 .....	(116)
鲁迅研究：一种世界文化现象 .....	(119)
倾听这明快向前的脚步 .....	(126)
别一种青春 .....	(129)
他们战死在山城 .....	(132)
典雅、灵慧的女批评家 .....	(135)
追寻片刻恬适的心境 .....	(137)
父亲与童年 .....	(139)
学生生涯 .....	(152)
大洋彼岸 .....	(162)



- 
- 我与中国文化书院..... (176)
- 奇人杜亚泉..... (190)  
——上虞行之一
- 天台苦行者..... (194)  
——上虞行之二
- 白马湖畔..... (197)  
——上虞行之三
- 竺可桢科技园..... (200)  
——上虞行之四

# 序

季羨林

我认识黛云已将近半个世纪了。当时我们都还没有搬出城外，仍在沙滩红楼。她是一个19、20岁的大学生，我是一个还没有走出青年时期的年轻的大学教师。因为不在一个系，所以并没有接触的机会。她认识我，并不奇怪。因为教授的人数毕竟是极少的。我知道她，却颇有点不寻常。她为人坦诚率真，近乎天真；做事大刀阔斧，决不忸忸怩怩，决不搞小动作。有这样禀性的人，在解放后30年来的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而能够不被溅上一身污泥浊水、戴上五花八门的莫须有的帽子，简直是难以想像的。事实上，她也确实没有能幸免。这一点在本集的文章中也有所透露。

最近几年以来，我心中萌发了一个怪论：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知识分子，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被整，被污辱，被损害，是正常的。这证明，他们起码还是些好人。这样的人，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地，他们堂堂正正做人，用不着反躬自思。他们应该以被戴上的帽子为荣，他们可以以此自傲。反过来，如果有的知识分子，平安地走过了历次政治运动，没有被溅上任何的污泥浊水，没有被戴上任何莫须有的帽子，这样的人，我认为，反而应该反躬自省：自己在处世做人方面是否有什么不足之处。不然的话，为什么能够在那种黄钟为轻、蝉翼为重，颠倒黑白、混淆邪正的运动中安稳过关？我不敢说，我这个想法能适用于一切人；但适用于大部分人，则是可以肯定的。

黛云的前半生，走的道路并不平坦，坎坎坷坷，磕磕碰碰，一直走过了中年。然而，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她依然是坦诚率真，近乎天真；做事仍然是大刀阔斧，决不扭扭怩怩，决不搞小动作，锐气有盛于当年。就凭着这一股劲，她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上拓宽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开阔了自己的眼光，为中国比较文学这一门既旧又新的学科的重建或者新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比较文学在中国原来是一门比较陌生的学问。最近几年来，由于许多学者的共同的努力，它已经浸假步入显学的领域。在这里，黛云实在是功不可泯。佛经常说：“功不唐捐。”黛云之功也不会“唐捐”。张皇比较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了比较，多了视角，以前看不到的东西能看到了；以前想不到的问题能想到了，这必能促进中国文学的研究，是很显然的。黛云不但在中国国内推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奔波欧美之间，让世界比较文学界能听到中国的声音。这一件事情的重要意义，无论如何也决不能低估。所有这一切，在本书中的许多文章中都有轨迹可寻，我就不再啰嗦了。

最值得一提的是，正如我在上面提到过的，黛云的前半生，屡遭磨难，透过历史的烟尘，她看到过极其令人愤懑的东西；然而她那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丝毫未改。正当别人昼思梦想使自己在国外的居留证变成了绿色，对于这些人来说，太平洋彼岸就好像是佛经中常描述的宝渚，到处是精金美玉，到处开满了奇花异卉，简直是人间的乐园，天上福地。留在这样一个地方，对黛云和一介来说，唾手可得。然而他们却仍然选择了中国。在中国，本来她也有很多机会，弄上一顶乌纱帽，还可能是一顶令人艳羡不置的驻外的乌纱帽。请允许我在这里说几句只有书呆子才能说出的话：为中国增添一位女比较文学家，比增添一位女外交家意义更大，即使是从外交这个角度上来看，也是如此。然而她却偏偏又选择了北大，一领青衿，十年冷板凳，一呆就是一生。我觉得，在当前的中国，我们所最

需要的正是这一点精神，这一点骨气。我们中华民族所赖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也正是这一点精神，这一点骨气。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

黛云集其近年来所写之散文为一集，索序于我。我虽谫陋，义不容辞。拉杂写来，遂成此文。这能算是序吗？我怀疑。但是序无定型，自古已然。就把它当成一篇序吧。

1997. 5. 22



## 我的选择 我的怀念

生活的道路有千百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却只是其中之一。转化的关键就是选择。

1948年，我同时考上了北大和后来迁往台湾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还有提供膳宿的北京师范大学。我选择了北大，只身从偏僻遥远的山城，来到烽烟滚滚的北方。其实，也不全是“只身”，在武汉，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委托从武汉大学物理系转入北大历史系的程贤策同志组织我们北上，他是我第一个接触到的，与我过去的山村伙伴全然不同的新人。他对未来充满自信，活泼开朗，出口就是笑话，以至得了“牛皮”的美称。在船上，他一有机会就有意无意地哼起：“解放区的天”，直到我们大家都听熟、学会。

尽管特务横行，北京大学仍是革命者的天下。我们在校园里可以肆无忌惮地高歌：“你是灯塔”，“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甚至还演唱“啊，延安……”，北大剧艺社，大地合唱团，舞蹈社，读书会全是革命者的摇篮。我很快就投入了党的地下工作。我和我的领导人（单线联系）常在深夜月光下借一支电筒的微光校对新出版的革命宣传品（我们新生居住的北大四院就在印刷厂所在地五院近邻，工人们常深夜偷印）。那些描写解放区新生活、论述革命知识分子道路的激昂文字常常使我激动得彻夜难眠。记得当时最令我感动的就是那本封面伪装成周作人的《秉烛夜谈》的《大江流日夜——

中国人民的血日夜在流》。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激励过千万青年人的名篇的作者原来就是北大党委宣传部长王孝庭同志！那时，我们还绘制过需要在围城炮击中注意保护的文物和外交住宅的方位略图，又到我的老师沈从文和废名先生家里访问，希望他们继续留在北京。值得骄傲的是尽管胡适把全家机票送到好几位教授手中，飞机就停在东单广场，然而北大却没有几个教授跟国民党走！

50年代初期，曾经有过那样辉煌的日子！到处是鲜花、阳光、青春、理想和自信！当解放后第一个五四青年节，我和另一位同学抱着鲜花跑上天安门城楼向检阅全市青年的少奇同志献上的时候，当民主广场燃起熊熊篝火全体学生狂热地欢歌起舞的时候，当年轻的钱正英同志带着治淮前线的风尘向全校同学畅谈她治理淮河的理理想时，当纺织女工郝建秀第一次来北大讲述她改造纺织程序的雄心壮志时，当彭真市长半夜召见基层学生干部研究北大政治课如何改进，并请我们一起吃夜宵时，……我们只看到一片金色的未来。那时，胡启立同志曾是我们共青团的团委书记，我也在团委工作，他的温和、亲切，首先倾听别人意见的工作作风总是使我为自己的轻率暴躁深感愧疚……啊！多么令人怀恋！那纯净清澈、透明的、真正的同志关系！

我有幸作为北大学生代表，又代表全北京市学生参加了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在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上，我认识了北大的传奇人物，北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反饥饿、反迫害的急先锋，通缉黑名单上的首犯柯在铎同志。和他在一起，简直像生活在童话世界。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莫斯科。团长下令，不许单独行动，不得擅自离开我们下榻的国际饭店。然而就在当晚10点，老柯和我就偷偷下楼，溜进了就在附近的红场。我们哪里按捺得住？况且如老柯所说，两个人就不算“单独”，有秘书长还能说“擅自”？我们在红场上迅跑，一口气跑到列宁墓。我们在列宁墓前屏

住呼吸，说不出一句话，只感到灵魂的飞升！后来，我们当然挨了批评，但是心甘情愿。会议结束时，我曾被征询是否愿意留在布拉格，参加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当时办事处主任就是现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同志。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选择了北大。

后来……后来就是一连串痛苦而惶惑的岁月，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记得在北大“文化大革命”最狂热的日子，红卫兵突然宣布大叛徒、大特务程贤策自绝于党和人民，永远开除党籍。批判会一直开到天黑，回家路上，走到大饭厅前那座旗杆下面（现已移往西校门附近），一颗震骇而空虚的心实在无法再拖动沉重的双腿，我陡然瘫坐在旗杆的基石上！是的，这就是那座旗杆，1952年我们全体应届毕业生献给母校的纪念。当时人们还是如此罗曼谛克！他们要为母校献上这一座旗杆，以便北大从红楼迁到燕园时，新校园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将从这座旗杆上高高升起！我们又不愿用父母的钱，而要用每个同学第一次劳动所得的五角钱来完成这一“伟业”。留校的我担任了总征集人。那个夏天，我收到了许许多多五角钱的汇款单。尽管邮局同志老向我不耐烦地瞪眼，我还是在蒋荫恩总务长的支持下建成了这座旗杆！那时程贤策是文学院党支部书记，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曾笑咪咪地警告过我：“你这个口袋里有多少钱都数不清的人哪！可要记好帐，当心人告你贪污！”后来我在斋堂村被监督劳动时，程贤策作为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曾到当地慰问下放干部，那时，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已是“敌我界限”。白天，他看也没有看我一眼。夜晚，是一个月明之夜，我独自挑着水桶到井台打水，我当时一个人住在一个老贫农家，夜里就和老俩口睡在一个炕上。白天收工带一篮猪草，晚上回家挑满水缸已成了我的生活习惯。我把很长很长的井绳勾上水桶放进很深很深的水井，突然看见程贤策向我走来。他什么也没有讲，只有满脸的同情和忧郁。我沉默着打完两桶水。他看看前方好像是对井绳说：“也难得这样的机会，可以这样长期深入地和老百姓在一起。”过一会儿，他又说：



“党会理解一切！”迎着月光，我看见他湿润的眼睛。我挑起水桶，扭头就走，唯恐他看见我夺眶而出的热泪！我最后一次看见他，就是出事的前一天。我去买酱油，看见他买了一瓶很好的烈酒。我在心里默默为他祝福：“喝罢，如果酒能令你暂时忘记这不可理解的、屈辱的世界！”后来，人们说他就是这样一手拿着酒，一手拿着敌敌畏，走向香山深处！程贤策！难道他真就这样永远不再回来？作为一个大叛徒？一个大特务？我当时的心情惟能表现于中文系最优秀的学生女诗人林钊平反追悼会上的一副对联。17岁的林钊，她为坚持真理，被划为右派，又不肯“悔改”，在多年监禁后终于被枪毙！枪毙后，还向她母亲收取了七分子弹钱！这副对联没有字，上联是一个怵目惊心的大问号，下联是一个震撼灵魂的惊叹符！

程贤策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他无法理解的动乱的世界。距此10年前，中文系解放后的第一个研究生，钟敬文教授最器重的弟子朱家玉早就因不愿忍受成为“右派”的屈辱，深夜自沉于渤海湾；我的老师，著名诗人，宽厚善良的废名先生双目失明于北国长春，传说因无人送饭而饿死于“文化大革命”……林钊、朱家玉、程贤策、废名……这些时刻萦绕于我心间的美丽之魂！他们都是北大抚育出来的优秀儿女，北大的精英！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

20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们终于认识了自己，认识了世界。几年来，人们完成了过去几十年也未能完成的思想历程。我在北大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最后又回到学术岗位。我曾访问了美国、加拿大，还有欧洲。我确实有机会长期留在国外，然而，再一次，我选择了北大！我属于这个地方，这里有我的梦，我的青春，我的师友。在国外，我总是对这一切梦绕魂牵。我必须回到这里，正如自由的鱼儿总要回到赋予它生命的源头。我只能从这里再出发，再向前！

1948—1988，40年北大生涯！生者和死者，光荣和卑劣，骄傲和耻辱，欢乐和喜，痛苦和泪，生命和血……“四十而不惑”，40年